

詩經

卷一

國風



新聲
元旦創刊
號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本刊的使命：

想從科學的立場，闡揚孫文主義在近代革命理論中的重要本刊的企圖：

想從世界學術思潮的介紹，實際建設問題討論，國際國內大事的批評，提供今後革命工作和方法的改良，而將醫治過去一切的貧乏。

本刊的內容：

除關於革命理論的闡明，世界思潮的介紹，學術的討論，時局的批評，尤注重於革命史料，革命文學，藝術等的搜集。

本刊的聲明：

想以我們很弱的努力，推進新的人生，新的光明，而予革命同志革命民衆以新的安慰；我們并不敢希望成功，只是希望這種要求能够得到繼起，我們縱做了一切革命同志民衆的前仆者也就是我們的成功了。

本刊的要求：

本刊雖爲廣東省宣傳部所主編，但希望黨內外的人們把本刊當作革命同志革命民衆公開討論的園地，不斷的予我們以指示，討論，幫助，和糾正

新聲第一期目錄

時事評論

一七——一六

新的革命觀

黃季陸

七——一七

國際新局面之鳥瞰

高良佐

一八——二六

編遣實施與實業建設

鄧彥華

二七——五三

地方治安與勦匪問題

姚希明

五四——八〇

馬克思學說之批評

林植夫

八一——一〇四

向心運動

陳燦章

一〇五——一二二

廣州新聞界之現狀及其前途

陸舒農

一二三——一二五

介紹日本現代思想評論家

鄭里鎮

一二七——一三九

在進步中之暹羅

廖石峯

一四〇——一四五

第一次白坭大塘戰役之一頁(討逆史料之一)

厲厂樵

一四六——一四八

介紹西綫無戰事

厲厂樵

一四九——一五六

編後語

一五七——一五八

時 事 評 論

汪精衛開除黨籍矣

「汪兆銘前年縱使張發奎稱兵廣東，演成焚殺慘劇，黨中同志，無不痛恨，各方一致請求查辦，卒以本黨總理向以寬大爲懷，僅予以警告處分，冀其覺悟，乃汪不自反省，勾結陳公博，顧孟餘等，設立小組織，誘惑無知青年，日以反對中央爲能事，至中央議決，實施編遣以來，各地反動軍閥，蠢然思動，遂有桂系及馮玉祥，張發奎，唐生智相繼叛變，其目的不外欲割據自雄，阻撓編遣，思利用汪爲傀儡，汪

自甘暴棄，竟於此時應各叛將之請，回香港主持逆謀，連合桂系，馮系，張發奎，唐生智，及其他北方軍閥餘孽齊燮元等，以圖破壞中央，顛覆黨國，并發出各種宣言，詆毀本黨，經各地黨部，紛電檢舉，請予開除黨籍，並加通緝，嚴予懲辦，經中央會第五十八次常會討論，認爲應予開除黨籍，并通緝決議移送本會議處，經本會議決，汪兆銘背叛黨國，罪無可逭，應予開除黨籍，并請國府飭令文武機關一體通緝」。

上文爲中央監察委員開除汪精衛判決書，

吾人讀之，覺汪氏之罪惡，實浮於馮唐張桂諸逆，何者？汪氏前日爲追隨總理之一人，對

總理辛苦締造之中國國民黨，諸先烈熱血頭

顱換來之革命，宜如何深護愛惜，而汪氏竟不

出此，祇以領袖慾一念之差，沾沾然以左派自

命，爲其黨作操刀殺戮本黨同志之工具，致釀

成黨之分崩離析之慘狀，至今思之，猶有餘痛

！計汪氏近年以來，東倒西歪，朝非夕是，一

般浮薄青年受其影響而誤入歧途者，豈可勝計

，往往事變之後，汪氏逍遙法外，身受荼毒，

而遭殺戮者，盡爲隨身附和之青年；元惡巨兇

，反在旁快意，中央已往對汪氏寬大，本希其

翻然覺悟，勿自墮其革命歷史，殊不知此舉適足

以長其惡而成其奸，一再寬縱，黨國卽一再蒙其禍，青年卽一再受其毒，今爲中央已明伸黨紀國法巨無所逃網，庶可以慰地下無辜青年於萬一也！

（芳）

國府今年實行撤銷領判權

帝國主義者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從一八三四年南京條約起，迄今已將近九十年。我國在此悠久之歲月中所受領判權之荼毒，殊不可以言喻。其勢力亦可謂與日俱增，每逢一次締約，領判權便加一次保障，直爲帝國主義者侵畧中國之唯一利器，固不僅爲政治之侵畧，同時，且爲經濟之侵畧，文化之侵畧也。迄乎

國府與都南京，遵奉 總理遺教，重申本黨廢除不平等條約旨趣，並宣示于十九年一月一日起，實行撤銷外人在中國領判權。顧爲國際和平協調起見，今年疊行照會享有領判權各國協商撤銷領判權辦法，惟帝國主義者，始終抱其觀望態度，並利用我國爲內亂爲延宕之計，毫無切實表示，現在十九年元旦撤銷領判權之期已屆，反動勢力亦經逐漸崩潰，黨國基礎，更屬穩固，故中央政治臨時會議當即決議撤銷領判權辦法如下：

(一)由國府即日命令公佈，自十九年元旦日起，凡僑華外人現享有領判權者，應一律遵守國府及地方政府依法頒佈

法令規章。

(二)對於管轄外民訴訟之實施辦法，由國府從速頒佈施行，以資遵守。

吾人應知領事裁判權之始設，原欲調劑中外法律習慣之不同，今乃變成帝國主義者敗類之護符，而爲中國發展之障礙，爲維護本國主權計，自應不問帝國主義者之態度如何，實行宣佈廢止。此種辦法，雖近於專斷，而與國際公法之精神，實相符合，蓋一種條約已至妨害一國家生存時，由雙方同意取消之可，卽由受害之一方單獨取消之亦無不可，況中國在此帝國主義者尙做其企圖擁護殘餘之領判權制度以達其侵畧之迷夢時，舍此直截了當之革命外交

辦法外，更別無求生存之道。吾人懇切希望國府執行此項決議，應排除一切顧慮，倘有意外，全國同胞決爲實力後盾，萬勿再行承襲過去之官僚外交政策，以貽國家民族無窮之禍害。

(芸)

拒絕小幡使華

自佐芬利自殺於箱根，日本駐華公使之繼任人選，頗爲彼邦外交上重視之問題。據近日報載，日政府已決定派現任駐土耳其公使小幡酉吉爲繼任華使。但小幡爲日本壓迫我國訂立二十一條之關係者，我國人士聞訊以後，莫不表示反對。而日本朝野因熱望對華交涉勝利，

報紙及通訊社均極力鼓吹，并揚言我國政府已表同意，日人手腕之狡猾，卽此已可窺其一斑。當佐芬利喪耗傳至中國，吾國輿情，固曾一致爲之悼惜，所以然者，非有所愛於佐氏之個人也。蓋佐氏前後在華數年中，其在各方面之言行，皆足證明彼能瞭解中國，同情中國，而有改良中日關係之誠意者也。中國人民心目中最適當之駐華日使人選，惟能具有此種眼光與誠意之人，方足以無負吾人之靳求。退一步言之，在今日中日關係之情勢上，身爲使臣者，亦至少其個人與駐在國家無顯著之不良歷史。近年中日關係不睦之主因，莫如二十一條，中國人民不僅在該條約提出之時，一致認爲奇

恥大辱，即在該約提出後十數年之今日，或數十百年之來日，亦莫不視同「君父之仇」。中國人民不僅對該條約之本身，切齒而痛心，即對該條約主持或有關係之人，亦莫不深惡而痛絕。故吾人不忘大隈首相與加藤高明，亦不忘日置益與小幡酉吉也。小幡酉吉者，當時日之使館之參事官，而其權威趨出于公使者也。當中日交涉緊張時，吾國曲承惡勢力最周者爲外交次長曹汝霖，而日方態度最強硬者，爲公使館參事官小幡，二十一條簽字之夕，陸徵祥與日置益對坐，（此照相當時流傳頗廣）哀哉！一幅傷心圖，今日如在目前也。今日之小幡，猶十四年前之小幡也。日本通信社固可

信口散佈中國歡迎小幡之空氣，（如聯合社所稱國府對此無可無不可者）而吾政府與人民，縱對小幡個人無惡意，終不能不因二十一條而聯想及小幡爲中國之何如人，亦不能不因二十一條而爲小幡對華信用惜也。按國際公法，獨立國家對於別國駐使之入選，但覺其個人有不滿之處，有自由拒絕之權，各個國家自覺對方任命之人於己有不滿者，可拒其到任。此種拒絕，無特別說明何種性質之必要，亦不必證明其反對是否合理。故在一八八五年美國派遣克雷爲駐意大使，意政府因克雷曾倡言反對意大利合併教王國而拒絕之，其後美國又派此人至澳大利，與政府又因克雷之夫人爲猶太人而拒

絕之。此種事例，史不絕書。故現今國際通例，輒於派遣使臣之前，預徵駐在國政府之同意。然後任命，換言之，即駐在國政府，在駐使派遣以前，有同意之權是也。二十一條爲今日全體中國國民所否認，其性質猶如日本圖滅中國未遂之凶器。而大隈加藤者，則此案中之主犯，日置益與小幡，至少亦爲從犯中重要者也。

。以視克雷之徒託空言反對意大利合併教王國，其輕重豈可同日而語。則吾國政府於此等人來充駐使，應決然拒絕，又豈待言。今者吾國民衆向日政府反對之文件，已達數百，吾願日本政府重思，尤願日本新聞界重思之。勿永留中日關係上不可磨滅之裂痕也。（琴）

新的革命觀

黃 季 陸

民國十八年過去了，民國十九年於今日開始，在這新年開始的吉日，人們過去的的歲月，在計算上總算可以告一結束，而於未來的歲月總會增進許多希望吧！

希望是寄託在未來的，也只有在未來的歲月中，才能使人們的希望存着。近代藝術家華慈 G. F. Watts 1817-1904 有一幅不朽的名畫，題爲「希望」，在這幅畫中，他畫了一個妙齡的女郎在幽冥的微光中坐在地球上閉目抱琴的在那裏撥彈，琴絃經已一一斷了，而只餘下「最後的一絃」在那裏彈撥，一切的希望都寄在這「最後的一絃」上面：如果能够彈撥出成功的歌調呢，那末，無限的快樂，安慰和微笑都會永久的保留着；如果這「最後的一絃」也不幸而遭斷絕呢？那末只有無限的悲哀，苦悶和失望，存留在人們的心坎了！

去年過去了，今年從今日方才開始，人們所寄託在今年以後的希望，以今日中國衰弱的國

勢和中國革命今日殘破的情形而論，的確是一切的希望都寄存在這最後的一絃上面，如果在這最後的一絃尙彈不出和美的歌調，人們的希望也只是變作未來的失望了！我們對於過去的歲月，似乎都輕輕把她放過了，從今天開始，我們是萬萬不能把一九三〇年的希望，再輕輕的任他過去才好！

中國民族閉關自守了數千年，一到了與新的世界接觸，的確是覺得太衰老了。自鴉片戰爭一直到如今九十年歲月當中，因為受了新的世界強大民族武力和政治侵畧的刺激，才漸漸覺醒從衰弱中求振作，中國革命的發生也正是從這強大民族侵畧的刺激，而發生的振奮圖存的要求。然而，中國革命到了今日的情況，不能不說是殘破到不堪的地步了。在民間，在革命黨的本身，在一切的覺悟的人們當中，我們只看見充滿着煩悶，枯燥，失望，浩歎種種的情緒，而新的希望，新的宇宙，新的人生種種實際的安慰，幾乎是曾經一度的顯示而消沉下去了，在這樣一個境地，我們對於中國民族的復興和中國革命的前路，實在免不了要存着無限的隱憂和失望！

我常常覺得：從歷史的事例，從中國民族眼前所處的時代，照理，應當是從舊的生命而向着新生命的建設了，應當是脫去了舊的時代一切的不安，而到達了新的時代的創造了。其實呢，所謂

中國民族，應當，或者說是已經到了新的時代，這一句話是十萬分的名不符實的。我們只要一拿現實的一切事物來估計，我們真會感覺到無限的失望。眼前一切殘破的制度，自然不能作為新時代的象徵固不待說，而現在的所謂藝術，雕刻，文學，音樂，以及一切人生的寫照，那一件可以算得是代表新的時代的象徵？我們的需要是一切新的制度，文物，藝術，文學，音樂，等等來適應新的時代的建設，結果，我們對於新時代的各項實際的要求不但不能適應，就是連一點足以顯示新時代的象徵如藝術雕刻等也渺茫之極了。我們對於現社會一般煩悶失望的情況，真是正如見着一羣沙場的戰士到了糧盡彈絕，進退疲乏的情形，只待敵人的前進，而繳械納降似的。在這種情境之下，我們真看不見甚麼是我們的前途，甚麼是我們革命的出路。在歷史的前例，這樣的一個社會情況如果是沒有新的努力繼續來改變現狀，社會只有走到沉淪一條路上去，所謂革命的代價只是民族的整個失敗而已！

所謂新的努力要靠新的內容，新的趨向，新的認識和新的計劃來決定，換句話說，新的努力的決定就是在確定我們新的革命觀，所謂新的革命觀不是指對中國革命的最高指導原則孫文主義的內容有所修正，而是指的自中國革命偉大的導師孫中山先生十四年逝世後以中國的革命和損負

中國革命使命的中國國民黨，因為重心的動搖，因而影響到革命工作和方法的貧乏，必須改絃易轍。然後中國革命才有一個光明的前途，中國民族的復興，才不會是一句空話！

中國革命弄到如今的一種殘破情形，其主要原因一是革命理論的紊亂不清，一是革命工作和方法的貧乏，此兩種情形的存在是相互爲用，而不是單獨可以存在的。我們可以說是因為理論不清才演出工作和方法的貧乏，也可以說是因為工作和方法的貧乏，才演出理論不清的事實。最顯然的便是容共一段經過，比如自總理孫先生逝世以後共產黨入寇的陰謀既日益暴露，全黨同志在行動上對共產黨的處置態度雖有緩急的不同，而在理論上可以說沒有一個同志（根本投誠於共產黨理論者除外）不感覺到共產黨理論與孫文主義的革命理論乖離的。因為自身對於工作和方法的貧乏，於是對於誤謬的共產黨的理論方法不得不表示其贊許，因為贊許便不得不予曲包容，因爲一時的包容，便不得不演成共產黨氣焰的猖獗，幾至於不可收拾，這是一件事。再有一種人因爲自己對於黨的理論根本弄不清，於是因爲共產黨工作和方法運用的有效，於是一味學習採取共產黨的手段，而終於把國民黨的本來面目失去了。始終依附於共產黨與之同生共死而離開了黨的固不

必論，即是殘留在黨中而倡言清黨的，其思想行動與共產黨實毫無差異，其結果有形的共產黨雖去，而無形的共產黨尚深植其勢力於黨內，不斷的危害黨的生存和發展，這又是一件事。

清黨事件在國民黨本身是一種大的搖動，在中國社會思想上是一種很大的刺激。照理在經過一種大的動搖和刺激之後，必須經過一番徹底的改正整理，然後視聽才能為之一新，努力才有正鵠。自二屆四中全會以來，關於黨的理論是曾經有一段整理的經過，但是因為對於政治軍事的應付，把各人爲的視線注意移到軍事政治的問題上面，關於黨的許多根本問題便不易得到適當的解決了，更兼共產黨的餘毒深入於人心鏹除不易，以及清黨以後黨的工作和方法尙無徹底的改易，於是在黨的工作方面便事事因循；因為因循，便覺得除了開會散傳單，貼標語，等等工作之外，便無所謂工作，而黨的作用和地位便不得不隨之低落，黨的作用失去，黨的地位低落，於是革命的重心動搖，所謂一切的軍事政治問題更不易解決了。目前各地黨部的情形，所謂一個最好的黨部，能够做到一個較好的宣傳機關的任務，便算是難之又難，而在軍事政治當局方面，能够做到口中有黨，心中無黨，按月支撥黨費，養些無用的人便算是難能可貴，其甚者，在軍事政治的當局可以任便摧殘黨部，而在一種不良黨部因為行動幼稚，不爲反動派所利用以反對本黨的統

治，便事事破壞行政，阻撓建設。這樣一種情形，黨簡直是一種無用的機關，在革命的建設上有什么價值？我們認爲目前一切軍事政治問題的複雜至於不可收拾，其癥結全在於黨的不健全；黨所以不健全的原因，全在於工作和方法因循敷衍而不能對於舊時因襲共產黨的手段爲一徹底的改正，同時對於國民黨自身在現在所負擔的使命和活動更不能從新的估量和指示其前進。所以目前除掉從根本上把黨爲一番的整理外，我們對於現狀的挽救實在更無他法。所謂新的革命觀的意義便在這種觀點上來確定。

目前最普遍的現象：一種是把黨當作贅瘤，一種是把黨當作一個宣傳機關，前者的誤謬是在根本不了解黨的作用和使命，後者的誤謬是在根本不知道黨和革命的關係，及黨在一切建設上的重要。兩種誤謬發生的總原因都是由於黨權的衰落，大家只看着一個黨部，而黨部自身應當如何？應當怎樣？便沒有人深究了！這種現象完全是由於黨的本身根本不能發揮自己的能力，完成其自身在革命所負擔的任務的緣故，以致消極的便把黨視如一種贅瘤，在辦黨的本身也便認爲除了宣傳之外，便無所謂黨的工作了。同樣的一個人，在黨部的時候，便浩歎黨權的低落，詆毀軍政當局摧殘黨部的不當，一旦自身從政，舉凡昔日認爲不當爲者，均一一爲之，而反歸咎於辦黨的人